

收稿日期:2021-07-25

里下河文学创作中的水土意象及其文化内涵

吴苏阳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里下河文学蕴含丰富的地域内涵和符号化元素,自然风景、地方人情参与了其文学世界的建构,“水”和“土”是作品中非常重要的意象符号。水土交融造就了里下河人的文化品格,也使里下河文学创作具有了一种刚柔相济的审美意蕴,呈现出趋同的审美风貌:守护诗性、追求古典美。

关键词:里下河文学;水意象;土意象;悲悯情怀;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1)06-0058-06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地域文化与江苏作家群落研究”(2019SJA1712)。

作者简介:吴苏阳(1974—),女,江苏射阳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1.06.080

地域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习俗特征、精神气质长期存在于一定区域范围之内,在历史的积淀下极具地方特色。里下河地区“是江苏省中部的一块碟形平原洼地,它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俗称下河),北至苏北灌溉总渠,南抵新通扬运河,其跨越的行政区域包括现在的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和南通5市和宝应县、高邮市、建湖县、东台市、盐都区、兴化市、海安县等10余个县市区”^[1]。在这个地域内,南北两种文化交相辉映,“既承受着楚汉风韵,又传承着维扬风骚,在几千年的南北文化交融、积累中,在自然条件、社会政治经济、人文风俗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里下河地区以细腻、从容、朴实、顽强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形态”^[2]。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地域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刘勰《文心雕龙》曾将《楚辞》之所以“耀艳而深华”的原因归结于“楚人之多才”。丹纳认为,决定文学的三大要素分别是地理环境、种族和时代,强调文学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地域环境、地域文化突破时空的限制,能成就文学的广度和深度,对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主题、材料等内容要素在文学作品中比较直观,我们容易从中窥得地域文化对创作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更会渗透进作家的历史观、价值观、文学观,他们总会自觉地或者无意识地沿袭、突破、创新,努力建构出某种特殊的创作路径,开辟地方文学世界。因此,地域尤其是地域文化

“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方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3]。

一、里下河文学创作中的地域内涵

里下河地区自古就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文学也在这片肥沃的精神土壤中得到了最好的滋养。上个世纪80年代继汪曾祺发表《大淖记事》《受戒》等小说以后,里下河地区涌现出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并形成了里下河文学创作群体。曹文轩、毕飞宇、刘仁前、鲁敏、刘春龙、周荣池等小说家,沙白、孙昕晨、陈义海、姜桦、庞余亮、沈浩波等诗人,叶橹、丁帆、陆建华、汪政、王尧、温潘亚等文学评论家,这些以里下河文化为标志的代表性作家和评论家,创作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作品,为发展里下河文学一直在不懈努力。

中国当代文坛人才辈出,许多优秀的作家都在积极探索中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创作根据地,他们站在不同的历史维度书写不同的故事,却都拥有独特的写作地理空间,比如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迟子建的北极村、苏童的香椿树街等。里下河的作家生于斯长于斯,每个人都对这方水土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许多年来他们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并广受关注,主要也是得益于里下河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故乡故土、历史积淀、民俗风情都有其宝贵的不可替代性。里下河派作家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地盘:汪曾祺的高邮、曹文轩的油麻地、毕飞宇的王家庄、刘仁前的香河、鲁敏的东坝……他们书写出了一个又一个跳跃着灵动和美感的故事,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也为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研究提供了资源。

不同的地域孕育不同的文化,受地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影响,文学创作会形成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与审美倾向。地域特色是表达文学内涵的特定方式,是国家与民族、历史与现实、社会与自然等诸多元素构成的复合体。作家们生长或生活在里下河地区,以文学的方式扎根文化土壤,构建地域的精神家园。同时,特殊的地域环境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风貌,他们不但形成了相似的气质与品格,而且在创作风格和审美底蕴上也有着明显相同的地域文化特征。从深层结构来看,他们的作品在题材、技巧、文学精神、创作理念等方面各具风采,但不可否认的是,里下河作家几乎都具有相似的精神气脉。在里下河这方水土的滋养下,作家们在思维方式、创作风格、审美取向上大致趋同,他们的审美基底大都呈现出一种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符号化元素在里下河的文学创作中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其中“水”和“土”是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意象。

二、博览风情的水意象

纵横交错的湖泊,流淌不歇的河水,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串村连户的舟船……这些是里下河文学创作中最平常的存在。比起气势磅礴的黄河和波澜壮阔的长江,里下河的河流就显得平淡许多,它清清浅浅,自由自在,无忧无虑,自然率性却又极具个性。里下河地区千百年来形成了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态度,独具特色的古风民俗和地域风情。这些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就和故乡的水一样,早已融入了作家们的生命,成为他们探索和展示地域文化的重要元素。

汪曾祺是最早为大众带来这片水域的作家,他把大水茫茫、芦苇苍苍的里下河水乡世界带入了文学视野。汪曾祺曾在作品里写道:“高邮是个水乡……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4]故乡高邮是他文学创作的背景,随处可见的水意象,展示出了一个水气弥漫、如诗似画的纯美里下河风情世界。“水”是汪曾祺文学世界的核心,他将理智、情感、梦想、愿望都孕育于水中,并借此深情地表达了对故乡人的热爱和对故乡物的眷恋。《大淖记事》中大淖即水边陆地,故事发生在水

边,以水为背景。《受戒》中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环水,小英子自由自在、率性自然的性情像极了水的明澈、纯真,小英子和明子的相遇、相识、相处以及感情的升温都发生在水上,水的气息始终洋溢在人物周围。评论家费振钟认为:“汪曾祺意识到的‘水’,已不仅仅作为与人的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形态,被‘鉴戒’,被‘评价’,而是作为对人的姿态性的‘规范’,从而具有更为普遍的、客观的精神文化价值。”^[5]“水”构筑了作品中的场景,为故事提供了背景,在文中如影随形、随处可见,“水”更是铸就了里下河人的文化品格。

后来从里下河走出的曹文轩、毕飞宇、刘仁前、鲁敏等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国际安徒生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荣誉称号给了他们最好的肯定。翻阅这些作家的作品,我们总是能感受到一股湿凉的水气流淌其间。不论这些作家身处何地,他们对故乡的水始终充满依恋、饱含深情。“油麻地”“王家庄”“香河村”“东坝”……不管是真实地名还是艺术虚构,都如出一辙地碧波荡漾、水雾弥漫,不约而同地具有里下河的水乡特色,这些作家用优美动人的文字对里下河的水进行了最细致的描摹。里下河文学创作大多反映小镇、小村的水乡生活,哪怕是行文中没有提到水,作品中的人物也有水的质地和灵性,字里行间也充满了水的气息,犹如涓涓细流,温暖湿润,沁人心脾。水文化已经成为了里下河文学创作独特的审美品格和精神底色,受“水”的影响,里下河文学创作干净纯澈,故事节奏舒缓而悠远,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更兼具水的灵性,柔而不弱、百折不挠,一路前行、永不停歇。

曹文轩《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中的水意象极具代表性,与里下河的水同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里下河人朴实勤劳、严谨踏实,他们的心性柔中带刚,这使曹文轩的艺术时空到处波光潋滟,作家也以独特动人的文化品格使笔下那些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对水我一辈子心存感激,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忆的故事大半与水有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由于水,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6]“一个道道地地的水乡……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存着的故事,其中大半与水相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7]也正是在水的萦绕和渗透之下,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无论是写人还是写事,曹文轩总是离不开水的底色,他会选取最温和的方式,选择具有人性美好来表现主题。这其实也体现了一种典雅的古典美学风格,如同溪水长流,温柔细腻。尤其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更是如同水一般,她们是美和善的化身,淳朴善良、自然纯净,她们具有高尚的生命境界、人性的救赎力量,如水一般纯净灵动。

刘仁前以“香河三部曲”(长篇小说)、《香河四重奏》(中篇小说集)、《香河纪事》(短篇小说集)等作品,延续着对里下河水乡世界的守望与传承,也构建了自己的文学根据地。他深情挖掘“香河文学地理”,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一段特殊的历史,笔墨中氤氲着里下河乡村世界的人情世故、世事沧桑,勾勒出一幅幅惟妙惟肖的华东平原水乡风情图,打造出了一个极具地域色彩的里下河水乡世界。《香河》再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化地区一个村庄的原始风貌:“苏北楚县属水网地带,出门见水,无船不行。河道野藤般乱缠,有河必有村,有村必有河。河是藤,村是瓜。瓜不离藤,藤不离瓜。”^[8]作家先从水写起,笔调舒缓,然后再写香河,张弛有度、层层铺垫的功夫做足了之后才写到村子。悠然的村巷、朴素的民居,展现了里下河流域独有的风景与习俗,香河被誉为里下河版的“边城”。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河流划分和连接了一个个的村庄,生机盎然的水荡、四面环水的垛田,这里的房屋大多依水而立,香河人也傍水而生。因为水网的四通八达,香河人的文化性格也善良、淳朴,他们宽容、隐忍,为着柴米油盐,为着婚丧嫁娶,快乐并痛苦着。尤其是女性人物身上总有一股温润的水韵气息,每一个人尽管都有不完美的地方,甚至可能还会带有些许旧时代的陋习和顽疾,但她们大都柔情似水,温婉似月,就像缓缓流淌的香河流水一样,曲折自然、温柔宁静。凭借对里下河这方水土的熟悉,刘仁前成功地构筑了属于香河的小故事,以这一

地区富有特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态度,旨归出整个乡土中国农民的家园。

三、朴实坚韧的土意象

“从本质上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中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国家,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绝对的大多数,以农耕为主体的农作方式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土地不仅是大多数中国人立身活命的根本,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精神渊源。”^[9]里下河文学创作在充分还原地域本真风貌的基础上,以水乡文化为底色保留其独特韵味,坚信土地也是里下河地区的根本。里下河文学创作风格质朴、精神坚韧,既不随波逐流迷失自我,也不摧眉折腰曲意迎合。里下河作家们坚守传统的写作阵地,坚持自己的写作初心,探索各种创作的实验空间,构建心灵栖息的精神世界,寄予文学深邃的文化灵魂。

中国人世代依仗土地,土地是万物之源。毕飞宇对土地的情感非常特殊:“我们家对土地没有自己的语言。对土地我既不恨,又不爱,我有的只是一种说不出来路的偏执。它是无中生有的。它曾经萦绕着我。”^[10]因为“偏执”“萦绕”,所以挣不脱甩不掉,于是就有了《平原》开篇的苏北平原大地:“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这是苏北的大地,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一望无际,同时也就一览无余。田里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热浪有些香,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该开镰了。是的,麦子黄了,该开镰了。”^[11]就如毕飞宇自己在作家访谈中曾经明确告诉大众的一样,一个作家应该也必须处理好与土地的关系。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他又再次重申:“在村庄的周围,是大地。某种程度上说,村庄只是海上的一座孤岛。我把大地比喻成海的平面是有依据的,在我的老家,唯一的地貌就是平原,每一块土地都一样高,没有洼陷,没有隆起的地方,没有石头。你的视线永远也没有阻隔,如果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了,那只能说,你的肉眼到了极限。”^[12]这些极具视觉冲击的大地文化书写,写实地再现了里下河的地域风貌,揭示了里下河地区的真实生态环境,文字充满张力且又耐人寻味。

现代化的推进也会因为过度开发而损毁土地,膨胀着我们向土地索取的贪念,同时也淡化了我们对土地的感情。里下河地区是一个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平原,虽然是平原,但在地貌上却是四周高中间低,地形如锅,是一片洼地。这种特殊的地域地貌形态,使它相对封闭,因此古老的文化传统在这片土地上能更容易得以保留和传承。里下河人固守洼地的河流湖泊,信奉土地、依赖庄稼,善于精耕细织。深厚的历史内蕴,丰富的社会生活,坚韧的生命意志,从土里生长出来的、从种种苦难中砥砺奋斗出来的“刚”的品格,至今仍激励着里下河地区的人民。刘仁前笔下人物的身上有着厚重的泥土气息,他们倔强刚毅,为了人生理想顽强拼搏,坚守心中的圣地永不言弃。周荣池文中广袤的苏北平原、鱼欢鸟叫的乡村、生机勃勃的瓜田,鲜活饱满的描写同样散发泥土的气息。这些作品呈现了里下河地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携带着故乡和文化的记忆,承载着生命的重量。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里下河写作的复杂性、深刻性和生生不息的活力。里下河文学创作讨论农人和土地的关系,其实也是在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大地是母性的,厚重朴实、沉稳包容,作家们深耕于这片土地,挖掘出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终将代代流传。

四、水土交融的古典美学

人类生存离不开河流和土地,它们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水文化和土文化更是中国伦

理社会重要的文化概念。水文化灵动而悠长,土地文化广阔而厚重。在曲折漫长的历史发展、社会变迁中,里下河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风貌和地域精神:既有水的温柔,细腻婉约,又有土地的刚强,坚毅倔强。尤其是近几十年来,里下河作家更是不遗余力地开疆拓土,他们凝视生活,对故乡的过去和现在、当下和未来都努力做了最深情细腻的勾画,使里下河地域的水土文化精神得到多重彰显,并借此获得了更多人的关注与认可。

“水”性与“土”性的交融是里下河地域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而水和土地也构筑了里下河文学创作的精髓。油麻地、王家庄、香河、东坝等这些特定人文与地理空间,在作品中是极其重要且意味深长的独特存在。作家们将水土内化为自身的精神品格,以不加修饰、汪洋恣肆的叙述书写里下河故事,描摹里下河风情,打造里下河如水似土、刚柔相济的文化精神。汪曾祺温润明澈,曹文轩纯净温柔,毕飞宇悲悯厚重,刘仁前淳朴深邃,鲁敏温暖细腻……他们笔耕不辍,成功建构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水土交融,浑然天成,里下河文学创作在展现出地区风貌多面性的同时,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

里下河地区河汉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而形成了相对封闭、稳定、田园牧歌式的生态环境。也是因为在这样的地域环境影响之下,里下河文学创作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了趋同的创作风格、审美取向:日常生活审美化、守护诗性、悲天悯人、追求古典美。在汪曾祺的影响下,里下河作家深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影响,惯常以审美的眼光观照乡土日常生活,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坚守抒情雅致、细腻诗性的写作传统,在爱情婚姻、生命成长等主题的展开过程中注重对生存诗性的赞美。他们会有意无意地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历史变迁、关心现实生存,他们的作品都有一种古典美倾向,透露着节制、和谐、含蓄、敦厚,人物命运和故事结局有着明显的浪漫走向,生活最终也将归于和解与圆融。

温润的水土滋养了人性的真善美,里下河人淳朴而不剽悍,绝少泼妇刁民,从其生长环境中走出来,自然便带着泥土的芬芳。“‘水’的温润也使得里下河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温情与暖意,具有深厚的悲悯精神,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13]作家们执着地表现相对温情的日常,以及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为普通劳动个体和他们的琐碎生活带来尊严与理想性。这些里下河人美丽善良,他们活得实在、细致,有规有矩,有滋有味,为了追求美好生活努力不懈,也为了维护尊严抗争不歇,而他们的努力、抗争大都也能有一个好的结局。

里下河文学创作一般缺乏深沉的悲剧意识,作家们深怀着悲悯的大爱,即便在文学中透着悲伤但不会是绝望。生活中免不了有苦难与伤痛,但其中一定会有美好与希望,作品在悲伤中总能透露出淡淡的温暖,呈现“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当然,里下河文学创作因此也缺少了激烈的对抗与矛盾冲突。虽然理想化的日常生活世界应该同时蕴含着严峻的现实思考,但是简单和谐的生活氛围同样难能可贵,里下河文学创作用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创造出了细腻顽强的文化品格,也成就了作家平和的心态。里下河文学创作立足当下,回望历史,展示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冲突,悲悯情怀已经注入心中;作家们坚守文化理想,追求现实与梦想的统一,注重心灵与自然的交融,古典美丽的道义精神已经深入骨髓。

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长久深远。里下河文学创作虽然没有特别宏大的叙事,似乎也缺少激烈而深刻的社会矛盾与人性冲突,更少触及人生的壮阔波澜,但是它秉承了京派文学传统,赓续了泰州学派的精神气脉,不跟风盲从、不俯身迁就,它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坚守并传承着里下河独特的地域文化基因。“水”“土”交融造就了里下河人在苦难面前坚韧的文化品

格:水乡的灵秀、平原的胸襟、生民的淳朴、生命的柔性,率性自然,清丽本真……风味韵致千姿百态,所有这些都是在地域的怀抱中孕育生成。里下河文学创作崇尚水土孕育的独特文化品格,注重细腻与节制,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地域的历史与风情,用平实感人的文学故事反映里下河人的生存姿态与人生追求,平和冲淡却又坚韧刚强,生生不息且又历久弥新,呈现出了独具魅力的文学意义与史学价值。里下河作家孜孜不倦地坚持对文学世界的探索与创造,生机勃勃,成绩斐然,已然开拓出了独属于自己的文学疆土。我们期待他们以更广袤、更宏阔的视野,不断提升、不断超越,为当代文坛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 [1] 杨学民.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
 [2] 周卫彬,俞秋言.“里下河文学流派”初探[N].文艺报,2013-10-18(7).
 [3] 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3.
 [4]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36.
 [5] 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99.
 [6] 王倩.曹文轩和他的水土乡村[J].中国图书评论,2005(6):23-25.
 [7] 曹文轩.水边的文字屋:曹文轩寄小读者[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21.
 [8] 刘仁前.香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4.
 [9] 张瑞英.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5.
 [10] 毕飞宇.沿途的秘密[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55.
 [11] 毕飞宇.平原[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
 [12] 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M].济南:明天出版社,2013:194.
 [13] 周卫彬.关于里下河文学的几个关键点[N].文艺报,2016-07-22(6).

Water and Soil Images and their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he Literature of Lixiahe Area

WU Su-y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Lixiahe area refers to the stretch of land between Lihe Canal and Chuanchang River.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and enchanting folklore endowed the local literature with rich regional connotation and symbolic elements. Natural scenery and local people constitute the material of the literary world, of which “water” and “soil” are very important image symbols. They determine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people as well as the local literature, combining hardness and softness, showing a universal aesthetic style: pursuing poetic and classical beauty.

Key words: Lixiahe literature; water image; soil image; compassion; regional culture

〔责任编辑:王建霞〕